

蘇聯小說通

工人之

原譯名“我”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工人之家

原譯名“我愛”



上海元昌印書館出版

本書根據新羣出版社
1951年8月出版中譯本編寫

工 人 之 家

定價 4400 元

元昌印書館出版

上海山東中路 123 弄 203 號

愛·亞弗勤哥	原 著
孟 虞 人	中 譯
海 天	編 寫
張 大 椿	校 閱
奎 記 印 刷 廠	印 刷

1952年7月初版 1—2000冊

上海通聯書店發行

上海山東中路 123 弄 11 號

序

本書原譯名『我愛』，通俗本改爲『工人之家』。原書是自傳體，現在從原譯文第三章以下，將第一人稱改爲第三人稱。這是一部關於革命鬥爭和生產鬥爭的蘇聯名貴讀物。故事從沙皇時代說起：工人受壓迫，受苦難，掀起罷工運動，不怕失敗，鬥爭到底！後來說到革命成功時社會改造情形，工業建設情形，以及第一次五年計劃中鋼鐵工人的生產鬥爭。書中前半部以一個『工人之家』爲中心，描寫舊時代工人的慘酷遭遇和堅苦卓絕的工人運動。老倪科洛是德帝國主義侵略者榨取下的一個礦工；勞動一生，受盡折磨，並因資本公司忽視安全設備，礦穴坍塌時，他活埋在裏面。救活後，身體和精神方面，已經大受打擊。老年時積勞成病，變成一個瘋子，無醫無藥，慘死在小土屋內。他的兒子倪士達，在罷工時，被銑鐵熔液的火花爆瞎了一隻眼睛，開除出廠後，又被一個惡毒的工頭毆斃。他的長孫倪古士，工作時被燒得灼熱的鐵條打斷了手臂，後因鼓動工潮，被流放到西比利亞。二月革命後回來，領導羣衆運動，死於哥薩克騎兵亂刀之下。倪士達的大女兒華兒，受了流氓惡棍的欺負，流落而死。倪士達還有一個小女兒叫爾佳；兩個小兒子：一個叫志佳，一個叫山寧。這三個孩子沒有父母，沒人照顧，日夜坐在小土屋中一個俄國式煖爐裏面。有一個早晨爾佳和志佳都凍餓死了，山寧昏暈了過去。這三具孩屍，被警察局運屍車運去野葬，半路上山寧醒了轉來。

這個「工人之家」，祖孫三代，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，犧牲殆盡，只剩一個十一歲的山寧，正當二月革命的大騷動時代，流浪在十字街頭。就在這個時期，山寧碰到一個賊伯伯雲裏飛。山寧和雲裏飛在一起，到處流浪。沒多時，雲裏飛拋棄了他。山寧和另外兩個流浪兒童到塔什干去，被捉進反動教會所設立的孤兒院中。這是殘殺兒童的大屠場。凍餓衰弱的孩子們，受盡虐待後，患斑疹傷寒死的，日夜不絕。山寧第一次逃走未成。這和我們浙江省嘉興反動天主教徒的殺嬰堂（他們自稱仁愛堂）比較，真是天下的烏鴉一般黑；在俄國，在中國，貧苦的孩子們都會遭受到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毒手。山寧終於逃出魔手，被鐵甲列車「頓巴斯無產階級」號帶到波蘭前線。不久回國，山寧犯了錯誤，脫離鐵甲列車，再度流浪。他不幸又碰到雲裏飛，被這個棍徒用利刃刺傷，倒臥在樹林中。近旁有人民設立的流浪兒童公社，發現了他。他的刀傷醫好，就在流浪兒童公社裏學習做工。

山寧雖經兩度過着流浪生活，但並未喪失了工人出身的高貴品質。他在流浪兒童公社中，經過幾次思想鬭爭，受到公社領導者安東的教育和啓發，同社兒童的鼓勵和幫助，高貴的工人品質發揚光大起來，成爲一個模範的生產英雄，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。他覓到了戀愛的對象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，建立了新的工人之家。全書描寫着工人們的極端困難、極端艱苦，但他們堅持着不斷的鬥爭，獲得最後的成功！

本書原著者，蘇聯 A·亞弗勤哥；中文譯者，孟虞人；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編，新羣

出版社印行。現根據中譯本改寫，謹向孟虞人先生表示感謝！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海天

目次

序	第一回
第二回	第三回
第四回	第五回
第六回	第七回
第八回	第九回
第十回	第十一回
第十二回	附錄

小礦山變成大企業	爛泥谷建立狗兒村	一
礦穴中活埋鐵漢	宿舍裏掀動工潮	八
老祖父大發瘋病	青少年痛打工頭	四
斷臂工人鬥爭到底	貧民兒女災難臨頭	二
工人之家滿門遭難	二月革命全國騷然	六
賊伯伯訓徒爲惡	孤兒院殺人如麻	三
流浪兒參加革命	老冶工指揮列車	四
小山寧搞通思想	共產黨教育孤兒	四
鐵工廠規模宏大	副司機智勇絕倫	七
冶鐵洪爐熱流洶湧	工場競賽突擊成功	三
鎔爐間戰勝火敵	工人城大放光明	六
冒奇險輕生運生鐵	享幸福熱愛建家庭	七
本書重要人名表		六

第一回 小礦山變成大企業 爛泥谷建立狗兒村

話說俄國沙皇時代，政治腐敗，貴族橫行，地主和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，無微不至。那時還有一些外國流氓，在俄國領土內，興辦工礦事業，榨取工人的血汗。在日俄戰爭期內，有一個德國人正開掘着一所煤礦，並設立了一個鐵工廠。本書的慘烈故事就在這個時期開始。原來這個德國人不知從那裏弄來了一筆有血腥氣的資本，跑到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來，混水摸魚。他在一個冷落的小村莊外，買了一座小礦山，辦了一個小工廠。沒多幾年，靠着工人的勞動力，養胖了這個德國人，擴大他的資本額；於是小礦山推廣開去，變成了頂大的煤礦山；小工廠擴大起來，成為資本雄厚的大鐵工廠。冷落的小村莊，繁榮得很快，儼然是一個現代的工業城市了。那一座村莊外的小山，也已面目一新。山頂上建築起時髦房屋，花園住宅；住在那裏的是：礦山老闆、外國僑民、工廠裏的總經理、工程師、礦山的管理人、工頭和技師這一些人。在這個華貴住宅區的下面山坡上，住着一些高級職員，更下一層，那就是普通職員的住所。至於那些出賣勞力的工人，用他們的血汗創造這個現代城市的工人，都住在山谷旁，潮濕簡陋的貧民窟裏。可是住在貧民窟裏的人還是幸運兒。他們都是來得很早的老工人和機械工人等。至於那些後來的普通工人，單身漢還好，可以住在狹仄齷齪的工人宿舍裏，帶有家眷的那就糟糕了。在這個礦山上，到處都派用場，不留一小塊空地。只有一處倒垃圾的山谷

中，堆滿了爛泥，臭氣冲天，叫做爛泥谷，還沒有人顧問。却說這一羣受盡剝削的工人裏面，有父子兩人：父親叫倪科洛，兒子叫倪士達。他們兩人都在礦山上做粗工。有一個早晨，倪科洛從睡夢中一覺驚醒，彎起身來，靜聽了一下，急忙忙跳下床來，跑到房間角落上一個駝背礦工的身旁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問道：「汽笛響過多少時候了？」駝子在那裏做草鞋，慢吞吞回答道：「早哩，汽笛剛剛響過。」倪科洛再四面一看，宿舍裏的工人都還睡着，他知道時間還早。宿舍中備有水槽，他用手掌舀起冷水，匆匆的一洗眼睛和鬍子。他可沒有手巾擦臉，就拿起衣襟來揩了一揩。他忙着穿草鞋，做禱告，披上一件帆布外衣，揹上一隻皮袋。裝在皮袋裏的是他的勞動工具，一對鋒利的鑿子。他再從舖位下拿出一把鶴嘴鋤，又把一些碎麵包塞在皮袋中。他忙亂了一陣子，剛剛端正好一切，第二次汽笛又叫響了。工人宿舍裏一番騷動，大家都已驚醒。倪科洛臨走時，看看自己兒子的舖位，見床上無人，倪士達早已上工；他不禁讚賞道：「他真是一個好兒子，第一個去上工！」倪科洛父子兩人都是好工人，肯拚命的幹活，可惜生存在黑暗的資本主義時代，替黑心的資本家做了一輩子牛馬，結果是慘不忍言，這些後話不提。且說那一天倪科洛快手快腳的從宿舍裏跑出來，無非想頭一個下到煤礦井裏去。他一路奔走，趕到礦坑入口處，當升降機開始下降時，他搶先占了一個位置。礦工哥華爾看見他這樣巴結工作，不免諷刺了他幾句，他也不理會。礦坑裏的升降機原是一個小鐵籠，倪科洛生得高大，只好跪在籠子裏。礦井的牆圍也是狹小的，鐵籠沿着狹牆下降，沒有到

地，已聞着爛木頭和爛泥土的臭氣。升降機着地，倪科洛跳出鐵籠，他的闊肩膀從出口處擠到外面。他爲了抄近路，不走平坦的坑道，却在斜坡上連爬帶攀，飛快的走向工作地點。他的兒子倪士達和他一樣的上勁。倪士達對於工作，非常巴結，并且這一年來，他朝思暮想的，希望爬高一步，從一個粗工升到銑鐵工人。可是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礦山上，工人要高升一級，就非賄賂管工人不可。單靠他自己的工作努力，是不中用的。倪士達見到這一點，也想出此下策，却有點躊躇不決，也不敢告訴他的父親。這一次他下了決心。他等到領着了一個月工資後，就請工頭布特洛喝酒。倪士達在這一年中，節省微小的工資，買了一條紅色絲頭巾和一雙小孩子着的黃皮涼鞋。這些好東西，原是買給他的愛妻萍娜和愛子倪古士的。他本已寫信通知萍娜，替她買了一條美麗的絲巾。現在沒奈何，只好送給布特洛了。當他走到布特洛的跟前，請這個高身材、細長頸子的傢伙喝酒時，怯生生的低語道：『我請你去玩玩，你肯賞光麼？』布特洛擺出一張公事面孔，細長頸子一搖一晃的說道：『不行，我沒工夫和你玩。』倪士達見他官架子十足，不覺冷了半截，但還不肯罷休，繼續求告道：『不要化費你多大工夫，就在近邊酒店裏，我預備用去五個盧布，叫點好酒好菜請請你。』布特洛的口氣緩和了一些，但仍舊說道：『怎麼好說費不了多大工夫呢？至少也要一兩個鐘頭哩。』倪士達覺得他言語間已經鬆動起來，便輕輕的對他耳語道：『我還有一點禮物要送你。』布特洛聽說請他喝了酒，還要送禮物，貪心大動，但還裝模做樣的回答道：『你們這些人，纏住了我就不

肯放。我真個忙得很，可是你硬要請我喝酒，也只好答應你了。我的朋友，你先走一步，我跟着就來。」他們在一家上等酒菜館中，叫來的美酒佳肴，都是倪士達從來所沒有吃過的。布特洛吃得大醉，又哭又唱的鬧了一陣子。最後，倪士達拿出一個包裹來，裏面是紅色的絲頭巾和黃皮涼鞋，還有煙捲和煙葉，交給布特洛，並輕聲說道：「這是送給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的。」倪士達送過禮物後，才向布特洛開口，請他幫忙，換一種工作做做，調升銑鐵工人。這個醉醺醺的工頭，搖晃着長頸子，滿口答應，明天就可以辦到。倪士達滿肚皮高興，回到宿舍裏來睡覺。恰在那個時候，他們的故鄉發生了旱災；燥風吹遍荒原，麥田上一片驕陽，農作物都已晒死，倪科洛的家屬活不下去了。他的妻子瑪利寫信來，要和他們同居。婆媳兩人和五歲的倪古士，就要動身了。倪科洛接到這一封家信，焦急得兩眼發瞪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可完結啦！我將終身終世在煤礦裏做苦工，不能回鄉去種田了。」這一天他本來不樂意，因為在礦中採煤時，地層堅硬得很，工作不順利，無法採出大量的煤。現在又接到了這封惱人的家信。等到倪士達下工回來，他把這個壞消息告訴兒子，並說道：「她們來了後，我們要養活全家，格外要把錢財看得重，一文都不可浪費。你的工資發下來了麼？」倪士達一聽，也大吃一驚。父親問到工資，可是這一點點汗血工錢，昨晚全部請客，拿不回來了。他本來瞞着父親，此時更不敢明說。他一面回答父親，工資已經發下，一面却爬到自己的上層舖位上，故意用手摸索。摸索一陣子後，又故意裝做尋不着的樣子，翻弄着枕頭和布巾，還用手敲

敲床板。宿舍中時常失竊，倪科洛起初還以為真個被人偷去，也爬上兒子的鋪位，幫他找尋。後來看見倪士達一味故作，他忽然省悟，莫非是兒子把工資胡亂化費，現在却來裝做失竊的樣子。他就一把抓住倪士達的手臂，氣吼吼的問道：『你這個畜生！你把錢放在什麼地方？』二十五歲的倪士達，此時沒奈何，只好撒謊道：『我把錢放在枕頭下，被人家偷去了。』倪科洛不相信，怒發如狂，把兒子拉下鋪位來，仰臥在地板上。他用膝蓋抵住兒子的胸膛，厲聲盤問。倪士達還是說被人偷走。倪科洛掄起拳頭便打。工人們在旁圍着，也有勸解的，也有看熱鬧的，宿舍中喧聲大起。後來，倪士達知道不說真話是不行了，他就輕聲說道：『我請布特洛喝酒，把錢用完了。我求他把我調升銑鐵工人。』這是出於倪科洛意外之事，他一時竟呆住了。接着他俯下身子，面對着兒子，氣急敗壞的臉色完全變溫和了。他手撫兒子的頭髮，顫聲說道：『孩子，你真傻！為什麼不早說呢？』沒多天，他們兩人正在做工，瑪利婆媳帶着倪古士，到了工人宿舍裏。她們就在丈夫的鋪位前，放下一個包袱。她們的全部財產都裝在這個包袱中。她們坐在包袱上，老等她們的丈夫回來。年輕的萍娜想念着倪士達，同時想起他的信中告訴她，替她買有一條美麗的絲織頭巾。她不時偷偷的朝着丈夫的鋪位看一眼，猜想着那條絲巾藏在那裏。白髮盈頭的瑪利，却在回想過去。她半生辛苦的莊稼生活，所渴望的無非是自己置有一個小農場，從自己的肥母牛身上擠出牛奶來。現在一切都已失望，面對着目前的艱難生活，正不知怎樣過活。只有無憂無慮的小倪古士，在宿舍內到處奔跑。

深夜時，父子兩人方下工回來。夫妻母子祖孫們見面，真是又憂又喜。萍娜流下歡娛的眼淚來。小倪古士跳跳蹦蹦的迎接他的祖父。瑪利傷感得很，老淚滂沱，關於家鄉的悲慘故事是訴說不完的。倪科洛強作歡容，安慰他的老伴道：『唉！不要悲傷了，就在這兒同過苦日子罷！』工人宿舍中住的多是單身漢，倪科洛只好在角落裏用布幕隔開兩隻舖位來，一家子暫時安居下來。她們婆媳兩人倒也不怕沒有工作，工人們都把衣服換下來，交給她們洗。一連幾夜，這兩對夫妻，絮絮談個不了。年輕的夫婦富於希望，倪士達告訴萍娜，將來升做工頭時怎樣怎樣。老年的夫婦專講現實，瑪利說道：『我們有一間小小的茅屋才好！』倪科洛歎息道：『我們那裏有錢造茅屋呢？』瑪利問道：『難道老闆不能幫助我們麼？』倪科洛回答道：『老闆麼？唉！』可是在工人宿舍裏，他們畢竟是不方便的，過了幾天，倪科洛帶領着一家人，只好去拜求黑心老闆的恩賜。他們走到德國老闆白路得的辦公室時，一身冷汗，小心翼翼的，放輕了脚步進去。倪科洛把這幾天來想好了的說話，字斟句酌的說了出來：『爲了家鄉鬧旱荒，一家老少都到這兒來了。我向來是忠心耿耿的在礦裏工作，現在請你給我一所小屋子，就是茅草房也好。我們全家老少都可以住在你的礦山上。』那時他們運氣真好，碰到這個德國老闆正在興頭上，醜惡的胖臉上還有一絲笑容。他眯起一雙縱慾的紅眼睛，搖頭答道：『礦山上地皮少，工人又多，我沒有房子。』倪科洛見他態度還好，不免胆子大了一點，再三的求告他，結果是老闆大發善心，答應倪科洛在爛泥谷垃圾堆上造一間小屋。污穢惡臭的爛泥

谷，有錢人是看都不要看一眼的，受盡剝削的工人，能够在這裏獲得一小塊傭畝地，已經是喜出望外。闊肩膀而有力氣的倪科洛，蓬亂着一頭紅髮，在下工後，拿着鋤頭，要憑自己的一雙手，在爛泥谷開闢出二十平方英尺的土地，造起小土屋來。他走在前頭，後面跟着的是倪士達，手拿闊口的T字斧。瑪利彎着脊樑，背起一個包袱，手拿盛有霉乾菜的黃泥罐頭，跟在她的兒子後面。這個行列的最後一人，便是年輕的萍娜攜帶着五歲的兒子。第一夜，他們整夜的使用鋤頭。倪科洛的小土屋，後來終於造成功了。別人看他的榜樣，都在爛泥谷建築窮人的宿舍。沒多時，爛泥谷變成了破爛的工人住宅區，大家都叫它狗兒村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礦穴中活埋鐵漢 宿舍裏掀動工潮

話說倪科洛弄到一小塊爛泥地，着手建築小土屋，他可忙壞了。他一早起身，頭一個去上工；下工後馬上到爛泥谷去掘土挖泥。他把大部份睡眠時間，都化在垃圾堆上。他想要在礦井中找一塊鬆軟一點的煤層，以便採掘時省力一些，便去央求工頭弗理爾。不料弗理爾是個壞蛋，非但不肯幫忙，倒反作弄他。因為十五號礦坑，支撐礦穴的設備沒有做好，就在前幾天有一萬六千磅重的礦石坍下來，壓死一個礦工。出事後，弗理爾另派礦工哥華爾，到十五號採煤時，他寧可失業，不肯白送死。弗理爾威脅其他礦工時，也沒有一個人肯去。這個資本家的走狗正在爲難，倪科洛却來央求他指派輕鬆一點的工作，他便指定十五號。雖則他也輕描淡寫的說一句，十五號的礦頂沒有支撐好，但倪科洛不知詳情，以爲只要自己多留神，遇險就跑，有什麼要緊呢？倪科洛在十五號礦坑中，做工做得口渴難熬時，爲了跑開去喝水，來回要化費半個鐘頭，他愛惜時間，就伏在潮濕的牆上，吮吸一滴滴帶有火藥氣味的苦水。倪科洛在十五號礦坑中採煤，同時兼做拉滑車的粗工。他揹着一條帆布帶，拉着九百六十磅重的滑車，車箱內裝滿了煤。他沿着礦中的長坑道，膝行着拉動滑車。帆布帶勒紅了頭頸，尖煤塊割破了手，他都不管。一人兼做兩人的工作，可以多賺四十個哥比。他要養家，不得不替資本家做牛馬。這一天他真累得要死，可是一下工，便奔到爛泥谷去造房子。瑪利已經在地上整天的挖爛

泥，倪科洛一到，匆匆的咬了幾口黑麵包，立刻幫着他的女人，揮鋤掘土。他掘了一個地洞，把挖出來的泥土倒在洞中，又挑了兩鐵桶水倒將下去。他跳到地洞裏，赤了一雙腳踏泥。他要把爛泥塊踏得粉碎勻稱，然後做成泥磚，砌牆造屋。不提倪科洛拚命造房之事，且說倪士達請了一次客，居然達到了目的，升做銑鐵工人。他在鑄鐵工場上努力工作，力氣又大，一個人能做好幾個人的事，大工頭賞識他，沒多時便升做冶工助手。他的同事科爾布是一個冶工，熱切地歡迎他，並對他笑說道：『小夥子，你好呀！你真是鋼鐵一般的青年！可是這兒不是好地方，有人要吃你的肉哩。一切都要小心！』科爾布的話果然沒有說錯，那天倪士達一下工，布特洛便來找他，先向他道喜，升了級做了冶工助手，接着便丑表功，替自己吹噓了一陣；最後硬敲竹槓，要他請客。倪士達回報他沒有錢，布特洛馬上翻臉道：『哼！說得好，沒有錢。沒有錢就算了。我看，你明天還是做銑鐵工人罷。』倪士達沒法，只好請他喝酒。在酒館裏，布特洛一杯一杯乾個不停，倪士達却滿肚皮不高興。兩人都喝醉了，倪士達不知不覺的打了布特洛一拳。布特洛大罵起來，倪士達猛然驚醒，知道闖了大禍，馬上衝出酒館來。他跑到街上，茫茫然瞎走一陣。晚上的涼風吹醒了他的頭腦，他越發擔憂着急，恐怕這一拳要打掉了他自己的職業。他在街上踟躕到天亮，才跑到布特洛的住宅跟前，輕輕的敲着百葉窗。布特洛喝問是誰？倪士達對他說了幾句道歉的話，他含糊地回答道：『明天再說罷。』三天後，布特洛在大工頭前說了壞話，倪士達仍舊調回去做銑鐵工人。就在這個時期，軋鐵

間發生了工潮。罷工的工人派了代表來，要求銑鐵工人一致行動。科爾布第一個通知倪士達道：『趕緊停工！』隨後又跑去通知模型工人、滾鐵工人和瓦斯工人。工人們集合在一起，回到宿舍裏來。他們靜默地表示堅決的意志，不唱歌也不喊口號。到了宿舍時，科爾布對着周圍的工友大聲呼喊道：『同志們，資本家及其走狗，不把我們當人看待。我們罷工呀！他們不改善虐待我們的行為時，我們決不上工！』鐵工廠裏醞釀工潮，沒有波及到煤礦裏。倪科洛一面採煤，一面趕造小土屋，好幾夜沒有睡覺，他還是精神抖擻。十五號的煤層果然鬆軟得很，掘下去得心應手，煤塊好像沙土一樣散將開來。可是支撐的工程沒有做好，煤坑越掘越深，就越有倒坍的危險。管工的弗理爾不敢深入坑道，老遠的對倪科洛說了一兩句話，便溜跑了。倪科洛雖破費了一些工夫，加上幾根柱子支撐着，但也無濟於事。那一天，有一部運煤的馬車在坑道中，那個馬車夫突然聽得一陣木頭碎裂聲，軋軋地響個不已。支撐礦穴的木柱子已經斷折，一瞬間就要牆坍頂塌。馬車夫連忙驅馬出奔，但已無及，人馬都被狂風吹倒。馬車夫剛倒下去時，只聽得倪科洛一聲慘嗥，人已活埋在礦穴中。兩天後才把他掘出來。人們想不到這個紅頭髮的礦工，結實的身體，真和鋼鐵鑄成一樣；他沒有被壓死，也沒有窒息死。也許被壓處留有空隙，也許礦穴中還有空氣流通，總之，他沒有死。當倪科洛被抬上來時，他躺在一塊帆布上，渾身都是煤屑，胸前青紫紅腫，一雙鷹爪似的手緊緊抓住自己的褲子。他人事不知，大家都以為沒救的了。醫生趕開開看的人們。瑪利聞訊，跛着腳一顛一簸